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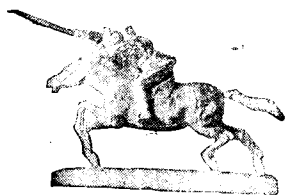
青年战士的荣誉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战士的荣誉

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北京

青年战士的荣誉

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2 3/16印张 41,000字

1956年3月北京第1版 195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 定价(6)0.22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青年积极分子人物故事集。书中的人物都是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部队青年积极分子。这裏有：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士喻仲成，有击沉蒋贼“太平号”军舰的青年水兵；有飞行员宋中文，也有守衛在國境綫上的边防战士袁应忠，守衛在警衛战綫上的公安軍战士馮錫讚；有榮譽軍人廖貽訓，也有才入伍的新战士王崑章。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保衛着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目 次

第一次的彙報.....	慧 遜(1)
第一次戰鬥.....	立 高(12)
國境綫上的伏擊手.....	白 朗(21)
在警衛戰綫上.....	周承術(33)
青年水兵們的功績.....	施 強(38)
青年飛行員宋中文.....	白 艾(43)
一部尚未寫完的書.....	徐光耀(47)
边防战士裴正華.....	韋 丘(63)

第一次的彙報

——記新戰士王崑章

慧 涵

为了保衛祖國

雖然說已經是初春了，天还是很冷，西北風刮得正緊。可是王崑章從村裏回來，臉上還在熱辣辣地發燒，開會前平平靜靜的心情，現在忽然像被什麼東西拉緊了似的，有些喘不過氣來。

今年一月底，王崑章在鄉政府听了關於義務兵役制的動員報告以後，就盼望着有這麼一天，能够參加到自己的部隊裏做個英勇的戰士，牢牢地保衛着祖國的建設和人民的好光景。今天，在動員全村青年應徵服兵役的大會上，王崑章帶頭報了名，盼望好久的心願眼看快要實現了，他怎能不感到興奮和激動呢！

王崑章嚮往做個人民戰士，堅決地選擇了保衛祖國的崗位，不是沒有理由的，也不是最近才決定的。那還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佔領着王崑章的家鄉的時候，他才十二歲，就被地主逼着去當伕子，給日本鬼子挖壕溝，修砲樓，因為他人小挖不動，幾乎被鬼子用槍托打死。從那回起，小小的王崑章，就在內心裏埋藏下仇恨帝國主義的種子。以後日本鬼子投降了，村裏建立起民主政權，窮人翻身了，可是好日子過了沒多

久，美國鬼子支持着國民黨又來進攻解放區，十四歲的王崑章，向村主任表示了自己的願望：參加人民解放軍，到前方去殺敵人。可是才十四歲呀，當然不合格，沒有被選上，為這事，他還難过了好幾天呢。

過去的事，一樁樁地在王崑章腦中閃現出來，他不禁又擔憂起來：“上次參軍沒被批准，這回能不能選上我呀？”他低頭看看自己結實的膀子，不由笑了：“我身體好，年齡又相當，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想到這裏，腳步邁快起來，恨不得一下就跨進家裏，把這件喜事告訴父親和母親，但正當他走進家門口的時候，忽然一個念頭又把他絆住了：

“父親在一年前就被選上村裏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整天忙着社裏的工作；家裏雖說弟妹多，可是最大的也不過十五歲；過去地裏的主要勞動全靠自己，現在忽然要走，他們能放嗎？萬一不放可怎麼辦？”

他覺得這事有關今後全家的生活問題，還是把道理想妥當後再來和父母親談，他決定暫時保守秘密，因此，當天晚上雖然憋了一肚子話，却一聲也沒吭。

但是，一個有了心事的人，總是瞞不過別人的，兩天來王崑章坐立不安的神情，一下子就被父親看透了。晚上，等母親到裏屋洗碗的時候，父親先開腔了：

“怎麼樣？是不是要去當義務兵啊？”

突如其來的問話，使王崑章緊張得一時答不上話來。

“嗨！孩子，你把父親錯看了，解放前咱們窮人過的什麼日子，解放後分房分地的好日子是誰給的，父親心裏都明白。

去服兵役，保衛國家是件光榮事，難道我還能拖你的後腿嗎？”最後，父親笑了一笑，說：“我要不是上了四十六歲，可還真想出去見見世面呢！”

原來，這一、二天來王崑章準備了一肚子的話，想去說服父親的，到現在反而一句也講不出了，父親的開明態度，使他高興得臉都漲紅了。

母親雖然在裏屋收拾碗筷，但是父親的話，她也隱約地听到了，這時她走進外屋來，往凳上一坐，就難過起來。王崑章一向很孝順母親，過去只要看到母親有一點不高興，他就要着急，可是今天他不再那樣，參軍的決心和父親的鼓勵，給了他莫大的力量，使他更有信心地去說服母親。

夜深了，屋子裏靜悄悄的，只有王崑章還在低聲說着話。他把只有保衛好國家，才能保衛住我們的好日子的道理翻來覆去地跟母親解釋了好幾遍，最後終於把母親的思想打通了。母親回房睡覺前，含淚笑着說：“孩子，娘的好孩子，你真有出息啦！”

王崑章知道最後一關通過了，心裏着实痛快，當夜，他酣酣地睡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王崑章就和同村的呂保順兩人一起找到了村主任。

“村主任，我們什麼時候走啊？”

村主任笑瞇瞇地看了他一眼，說：“王崑章，你去不了啦！”

“去不了？”王崑章心一緊，但他還以為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去不了。”村主任还是肯定地重覆着这三个字。

这回王崑章可听準了，他着急起来，臉也紅了，脖子也粗了，立刻反問村主任：“怎麼說去不了？我年齡相当，家庭成份好，家裏又同意，你說說我到底哪条不够資格？”

“兵役法有好幾种規定哪！有应徵、緩徵、不徵，根据你的情况，應該屬於緩徵……”

王崑章一听緩徵可更急了：“緩徵哪行？我今年正好二十二歲，明年可就超过年齡了……”

“是這麼回事，你爸爸是社裏的副社長，社裏事多，家裏照顧不过來，你是个主要勞動力……”村主任慢吞吞地說，但話未完，就被王崑章打断了。他說早跟父親商量好了。

就这样，王崑章和村主任整磨了一个上午，村主任見他的確很堅決，只得答应讓他報名。臨走的時候，他拍拍王崑章的肩膀說：“好样的，決心可不小，到了部隊可得帶頭学好技術，給咱村爭光榮啊！”

王崑章笑了笑，沒出声。可是他心裏說：不光是为咱村，主要的是为了保衛祖國！

新的家庭和学校

季節剛剛轉入三月，正是柳条染上綠色的時候，王崑章穿上了嶄新的軍衣，跟其他新战士一齐編進了陸軍部隊。剛來到这样一个生疏的环境，心裏可不踏实啦，不知道部隊生活到底怎样，也不知道班長的脾气是好了歹；再加上每天出操、上課、吃飯、睡覺都有固定的時間，生活比在家裏不知緊張了

多少倍。最使他伤脑筋的还是在早上起床後到上操前这十分鐘時間內，必須把衣、帽穿戴停当，背包都整齐打好，尽管他自己觉得手脚很快，但不是鞋帶沒繫好，就是衣扣沒扣全，總是慌慌張張地跟不上老同志們。他觉得老这样掉隊不好，就向排長提意見，要求把時間延長些。排長笑了，对他說：“这是部隊生活起碼的紀律啊！不熟不要緊，多練習幾回準成，包你不久就能赶上老同志。”說完，就親自教他怎样更快地繫鞋帶、扣鈕扣、打背包，慢慢地他也就熟練起來。在一次半夜“緊急集合”中，王崑章很快地按照条令規定收拾停当，和班長同時第一個來到了集合地點，由於他行動迅速，打的背包又完全合乎“要領”，受到了班長的表揚。

來到部隊的第二十天，連裏接到營裏的命令：从幾個連隊裏抽出一些新战士，組成幾個班，練習射擊要領，將來好参加从营到軍各級部隊举行的新战士实彈射擊比賽。在四班，恰好抽到了王崑章。王崑章才領到一支嶄新的自動槍，他端着这支武器，心裏又高兴，又着急。虽說自己过去在民兵隊裏也揸过槍，可是因为當時槍少，人多，摸弄槍的時候又不長，所以現在連槍的机件都鬧不清，射擊技術就更別提啦！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已經是一个战士了，部隊裏的各級首長又那麼關心、愛護自己，怎麼能怯場呢？堅決学好本領的信心，使他的胆子壯起來了。

就这样，王崑章開始了練習瞄準的新生活。

沒有練習过据槍瞄準的人，是想像不到据槍瞄準所遇到的困难的。學習這門技術必須懂得它的要領，和時刻保持着

正確的瞄準姿態，掌握要領固然很不容易，但要保持正確的瞄準姿態，可也不是個簡單的事。這需要下半身臥在地上，上胸部挺直，不着地，頭要昂起，全槍的重量，完全支持在挨着地的兩個胳膊肘上。第一天，王崑章練完後還不覺得怎樣，可是一到第二天，兩個胳膊肘都磨腫了，只要胳膊一着地，就痛得像針扎一樣，胸部和下腹部也發酸發痛。晚上人往床上一躺，渾身骨頭痛得像要散開似的，王崑章心裏嘀咕起來：

“啊呀，可真够嗆啊！才兩天就累得這個樣……”

第三天上午，他找到排長，低聲說：“排長同志，我的兩個胳膊肘痛得受不了啦！”排長看看他的胳膊肘，安慰他：“一開頭練習，都是這樣，要不勤學苦練，將來怎能打準敵人呢！”接着排長又說：“王崑章，胳膊過幾天會好的，你可要挺得住啊！”

當天下午，營部為新戰士組織了一次報告會，請志願軍戰鬥英雄蔡金同同志報告他的戰鬥事蹟。

在這次報告會上，王崑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蔡金同同志英勇善戰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深深地感動了他。吃晚飯的時候，他反覆地想：原來英雄也是和我們平常人一樣的，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蔡金同是個青年團員，我也是個青年團員；蔡金同是貧農出身，我也是貧農出身，哪一樣和他比都差不多，但是他在腹部負重傷、腸子往外流的情況下，還堅守陣地，繼續與敵人作戰，而我今天僅僅在練習中遇到一點困難就嘀咕嘀咕，這多麼不堅強呵！再往下想，蔡金同為什麼在那樣的情況下還能殲滅敵人呢？如果光憑他的膽大勇敢，沒有優

秀的射擊技術能行嗎？從這件事裏，他想通了一個問題：要解放台灣，保衛祖國，光憑勇敢是不夠的，還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學好軍事技術。

一吃完晚飯，他就找到了排長：“排長同志，我的困難不算啥，我保證一定克服！”

雖然王崑章這句話說得有點沒頭沒腦，但是並沒有使排長誤解這個新戰士純樸的心情，他立刻用非常嚴肅的聲音對王崑章說：“對！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難！”

一定要勤學苦練

排、班首長的關懷、鼓勵，和蔡金同同志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給王崑章增加了新的力量，鼓舞着王崑章更快地前進。這個新戰士，天剛亮就和班長在一起練習，晚上在月光下也堅持着，雖說白天練一天已經很累，但晚上躺在床上還是合不上眼，心中倏翻騰着射擊要領，瞄準基綫……。有一夜，他想呀想的，想出了神。忽然脫口而出：

“班長，你說據槍瞄準時為什麼……”

“哪一個？熄燈後還說話！”沒有等班長回答，有人就打斷了他的話，這時，他才想起了熄燈後不應隨便說話的規定來。第二天王崑章一起床，心想準要挨班長批評了，他一邊打背包，一邊偷偷地看班長，嘿！哪知班長正在親切地對他發出會心的微笑呢！

日子一天天過去，王崑章已慢慢地能夠掌握一些射擊要領了，但一開始，總感到槍托還托得不够穩當，他琢磨來琢磨

去，老想不通是什麼道理。今天，他又在想這個問題：槍托拿不穩，一定是槍桿重，兩臂的力量不夠，所以瞄準時老要動，這就像自己在地裏挑莊稼一樣，原來挑三十斤的，一下挑上四十斤，走起路來人就要累得直搥盪，但如果先挑三十斤，再挑二十斤，那麼走起路來一定輕鬆、穩當。要是我現在給槍桿子也加點重量，雖然現在練習時累一些，可是以後臂力鍛鍊出來，打起槍來就會感到輕快、穩當了。於是他跑到大樹下找來了一塊二、三斤重的磚頭，綁到槍桿上，原來槍桿托在手裏已經沉甸甸的，這下又加了二、三斤重的東西，就更加沉重了。王崑章開始練習起來，一會托起，一會又放下，放下後又托起來，由於注意力的集中，連副團長走近他的身邊還不知道。

“嘿！王崑章，是誰教你這樣做的？”

“報告副團長同志，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湊有空時瞎練練。”王崑章看到副團長問他，一時摸不着這樣做是好是壞，不由得有點兒緊張。

“這樣你不嫌累嗎？”副團長又繼續問他。

“為了學好技術，保衛祖國，我不怕累。”王崑章筆直地站着回答。

副團長微笑起來，他明白了新戰士的打算；他點了點頭說：“王崑章，你是個好戰士，你這種鑽研技術的精神是很好，但是這樣做是不合乎要領的，以後練習要注意把方法搞對頭。”

有一次，王崑章在上軍事課的時候，忽然感到身上一陣陣發冷，頭也一陣陣發暈，嗓子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爬似地直想

嘔吐。他合上眼，定一定神，知道自己病了。

这可怎么办呢？王崑章不由焦急起来，生病倒没有啥，落下课业可怎么办！上一回也就是为怕落下课，怕学不好技术，病了也没有请假，这次他决定还是这样做，一直继续坚持着学习。

整整一个白天，王崑章在顽强的毅力支持下终于坚持下来，可是一到晚上，忽然又发起高烧，只觉得鼻孔裏热烘烘的，全身酸痛无力，没等到打熄灯铃，他就只好向班长请假休息了。

班长和副排长注意到王崑章的精神不好，就亲切地问他：“怎么啦？生病了吗？”副排长一边问，一边用手去摸王崑章的脑门。

“没有啊！”

副排长没搭理他，只愿给他解衣扣，并伸手摸他的后背。

“啊呀！真烫手，是发烧了，快去找卫生员来。”

卫生员要王崑章明天去卫生所诊断，王崑章口裏答应着，心裏可不同意：明天还有明天的课业呢！

当晚，他吃了一服药，蒙着头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清早，王崑章又出现在操场上了。

第一次向祖国彙報

六月中，全軍展開了实彈射擊競賽。

在射擊場上，王崑章怀着不安的心情，和自己的副团长在預習室裏等待着比賽開始。其实，在这以前，王崑章在从連到師各級部隊的射擊練習和比賽中，已經接連獲得四次“优秀”

了。但今天，他是作为全師的代表來参加全軍的实彈射擊競賽的，也就是祖國一次比一次要求更高地來檢閱他三个多月來的學習成績，因此，心裏總免不了有點兒緊張。

六月的驕陽，晒得人皮膚發燙。靶台上，王崑章正伏在射擊位置上做好射擊前的準備，臉上的汗珠像雨水似地往脖子裏淌，他一點也沒理會，只是全神貫注地瞄準着目標。

“放！”指揮員剛喊出了口令，只听得“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九發子彈从王崑章的槍口裏直奔目標。

“某支隊王崑章同志九發八中，時間九秒鐘，成績‘优秀’，……”擴音器傳送捷報，頓時全場所有的眼睛都不約而同地往他站的地方掃過來，在人羣裏有人還不斷地用手指點着他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副團長也笑着向他祝賀。

王崑章這時已走回預習所，同志們對他的稱贊，使得這小伙子不好意思起來。他忸忸地站到副團長身邊，心裏反而感到直撲騰。

王崑章三个多月來的勤學苦練，在这次全軍新戰士射擊競賽中，終於出色地向祖國第一次彙報了自己的成績。

第二天，在全軍射擊競賽總結大會上，王崑章被評為全軍新戰士射擊競賽第一名，獲得了小組和個人的榮譽獎，並光榮地受到在“軍旗前照像”的獎勵。

王崑章站在迎風招展的軍旗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想起了三個月以前，自己剛從農村出來的時候什麼也不懂，一開始到部隊上，連個背包也不會打，上課，跑步，射擊哪一樣离得開班長和排長，為了早上能準時出操，甚至連解衣扣，繫鞋

帶都是班長親手教的。平時只要自己有一點成績，領導上就鼓勵表揚，只要有一點點病痛就關心、照顧，這都是黨和首長对我的教育培养，才使我今天取得了這些成績，但是和老同志比起來，我对祖國實際上還沒有做什麼呢！

在軍旗前，王崑章許下了心願：回去後必須更加努力地學習，爭取做一名神槍手，百發百中地打擊敵人！

七月間，王崑章又回到了自己的連隊裏，他沒有忘記自己的諾言，繼續勤勤懇懇地學習。在最近兩次自動槍射擊練習中，又連獲兩次“優秀”。人們也許要問：到底是什麼力量使這個小伙子這樣努力呢？用王崑章自己的話說，那就是“要為解放台灣時刻作好準備！要為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好準備！”

我們的新戰士們，就是這樣在成長着的啊。

第一次戰鬥

——記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喻仲成

立 高

喻仲成入伍已經三年多了，但還沒参加过戰鬥哩。說起這件事來，他心裏總有些慚愧。

喻仲成他們的部隊調守海防綫後，上級對他們說：練好武藝，守住祖國的大門，時刻準備去解放祖國的國土台灣。喻仲成听了勁頭大極了，冬天在風雪裏，夏天在炎陽下，爬山，下海，在泥地上滾，爬，腳碰破了，手劃破了，傷口被海水腌着，比針刺還痛。這些，他都毫不在乎。

可是，喻仲成心裏也有一點苦悶。他想：練兵是為了打仗，可是為什麼還不渡海去作戰呢？老這樣等着算個甚麼呢？等得心都快急炸了。他想：蔣介石盤踞在台灣，還是這麼猖狂！今天捕捉我們的漁民，明天又派飛機來騷擾，鄉親們早就說：“你們趕快剿了這賊窩吧！”是啊，祖國已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還能容許這幫賣國賊騷擾破壞嗎？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一月十七日的晚上，夜深人靜了，喻仲成和同志們一起，悄悄地登上了登陸艇。雖然上級沒有宣布，但是每個人都明白：要執行戰鬥任務了。大家多麼興奮啊！“準備好啊！同志們，為祖國立功的時候到了！”喻仲成說出了全體戰士的心願。